



憶葉明勳先生——臺灣光復的見證人

顧 敏 國家圖書館館長

葉明勳先生是一位具有十足風範的新聞人和歷史人物，慟於 98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5 點 55 分在台北安詳辭世，享年 97 歲。

民國 34 年 10 月 5 日，葉先生以中央通訊社特派員的身份，搭乘由美國空軍提供的五架專機之一，由重慶經上海飛抵台北松山機場，成為首批正式進入臺灣的中華民國人員。他旋即運用松山基地的空軍電台發佈新聞稿，將所見所聞傳送至重慶中央社總部，供翌日海內外各大報紙刊出。臺灣光復之初的第一手新聞，幾乎全由中央社供應，均因先生勤奮之故。

照理 34 年 10 月 5 日，已有政府前進指揮所人員抵台，該日應為臺灣光復實際時間，但因受降典禮在 25 日舉行，所以臺灣光復節才訂在 10 月 25 日。該日上午 10 時，在臺北市中山堂現址的陽台舉行儀式，坐在受降典禮台上的各界代表共有四位，包括陳儀、黃朝琴、李萬居和葉明勳。這段往事，一直為葉明勳先生向晚輩學子所津津樂道。

自從 34 年抵台後，經歷 10 月 6 日在臺北賓館的首次升旗典禮後，葉先生一直長期居留臺灣，並以「無辭長作臺灣人」自喻。民國 36 年春，他親眼目睹「二二八」事件的發生與演變，因緣際會地在數十年後以「在晉董狐筆」的嚴謹，於民國 84 年書下「二二八紀念碑文」初稿，雖經當時行政院長連戰核定，因部分家屬代表對此初稿堅持異議，終致在臺北新公園，現更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內的紀念碑有碑無文。

前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執筆人、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賴澤涵對於這段事情，曾表示雙方癥結在於葉先生的初稿需顧及政府顏面，致使部分家屬感覺未能完全揭露他們所受到的迫害。對此，葉先生解釋如下：¹

- 碑文一開始表示「臺灣光復後第三年，不幸發生二二八事件」。家屬認為二二八事件發生距光復日期僅一年六個月，該記述不實。葉的說法是若從民國 34 年光復開始計算，民國 36 年是「第三年」。
- 家屬難以接受事件是「綏靖」，賴澤涵認為「綏靖」即代表該事件是「叛亂」。葉表示，「綏靖」是初稿送至行政院後改過的字眼，他原稿用的是「鎮壓」。

1 聯合報，第 4 版，民 84 年 2 月 23 日。



- ◎ 家屬認為初稿有為屠殺行為開脫之嫌，並認為應註明二二八事件死了多少人。葉明勳表示，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，至今無法確定；部分人士提出的數字，也難有確切根據；而在中國文字中，不提數字反而更能表達多數。初稿中，「任意株連，殃及無辜，沈冤莫辯」已是非常重要的話。
- ◎ 家屬認為碑文提了太多事務性程序，葉明勳認為，寫出政府對該事件各處理程序，可顯示政府重視二二八事件。
- ◎ 家屬認為嘉義等縣市已有紀念碑，「行政院版」的碑文體例為何不能比照辦理？葉明勳認為碑文自有體例，且臺北為首都，更應對文字、體例考究斟酌。

葉明勳是受過嚴格教育與自我修練的新聞人，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堅持忠實呈現史事原貌，葉先生風骨清流可見一斑！葉明勳先生不僅是一位新聞人，著述亦豐，包括《驚濤歷盡看臺灣》、《滌去的陰影》、及《感懷集》五集等論著，洗鍊的文理、敦厚的文采，清楚映照他對臺灣近半世紀社會的遞嬗及政權蛻變敏銳的觀察，字裡行間流露對臺灣土地真摯的關懷，是極具歷史佐證價值的文學佳品。

葉明勳也是知名女作家華嚴（嚴停雲）的丈夫。世新董事長成嘉玲回憶，葉明勳相當幽默，曾有人打電話到葉家：「請問華先生（華嚴）在嗎？」他回答：「華先生不在。」對方又問：「請問您是？」他答說：「我是華太太！」²

葉明勳先生與華嚴女士伉儷情深，對於文化事業也相當支持。華女士在民國 86 年 7 月前曾陸續捐贈國家圖書館其小說創作、劇本之全部手稿；97 年 8 月再次捐贈其祖父嚴復之著述 2 種 4 冊、手稿 10 種予本館，嚴復先生乃近代中國最富影響力之翻譯家、思想家，其著作及手稿等資料除獨特性及稀有性外，極具史料價值；今（98）年 5 月華嚴女士更慨贈其珍藏唱片 48 片及錄影帶 620 捲，本館得其捐贈，館藏增色不少！

葉明勳夫婦非常注重生活情趣，若干年前臺灣不斷研究蘭花品種，推陳出新。報歲蘭又名國蘭，是清香中帶著郁郁馨芬的品種，惟顏色單調些。葉夫人喜歡蘭花，先生也幫忙她探詢蘭花，那時有一種新品蘭花，市場俗名為「黃金小神童」，其色淡黃帶豔，其香淡雅久芳。先生得悉，打聽到我處，笑曰：「華嚴女士，無花香難書寫也。」，深情如此，堪為模範。

葉明勳先生交友無數，又喜歡宴客。葉氏宴客有三大絕，其一為請帖必由先生親自書寫；其二為餐間總有三種以上的各色名酒，外加先生自攜的茶葉泡茶；其三，必然介紹當日的主廚與客人見面。因此之故，每次飯局都是圓圓滿滿、盡歡而歸。

在工作方面，相信輿論就是力量的葉明勳先生一生奉獻給新聞界，自民國 34 年來台後，建立中央社臺北分社、歷任中華日報、自立晚報社長，催生臺灣電視台、世新大學等機構，自新聞而文化、教育各界，始終秉持敦仁寬厚的長者風範提攜後輩，而其堅持大是大非的新聞人態度影響後學尤深，尊之為國之碩彥，當之無愧！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」，只為我們留下無盡的敬仰與追思！

2 聯合報，第 A6 版，民 98 年 11 月 24 日。